淡江時報 第 413 期

**留 戀 ■ 劉 英 華 （ 大 傳 系 校 友 ）**

**瀛苑副刊**

每 逢 人 生 途 程 的 十 字 路 口 ， 縱 使 有 心 無 意 地 將 步 子 拖 了 又 拖 ， 其 實 ， 心 底 還 是 清 楚 地 明 白 著 ： 「 離 別 」 終 歸 是 前 一 段 旅 程 不 變 的 目 的 地 ； 而 那 兒 ， 有 一 場 戲 等 待 幕 落 。

於 是 ， 從 意 識 到 此 一 事 實 的 初 始 ， 夜 深 人 靜 時 的 分 分 秒 秒 ， 便 在 心 間 響 得 格 外 刻 骨 。 凝 望 指 針 半 刻 不 緩 地 畫 圓 ， 我 彷 彿 就 範 的 徒 子 不 再 掙 扎 ， 束 手 在 時 間 輪 軸 的 邊 緣 ， 只 是 等 待 ； 等 待 著 一 股 日 趨 強 大 的 離 心 力 將 我 自 此 間 拋 出 ， 在 不 知 是 誰 早 早 地 定 下 了 的 那 個 時 刻 ， 如 此 準 確 。

而 今 ， 已 是 局 外 人 了 ； 幕 ， 則 落 了 又 啟 。

懷 著 悼 念 的 心 思 ， 乘 上 在 這 兒 唸 書 的 最 後 一 年 才 築 起 的 捷 運 ； 我 問 自 己 ， 究 竟 還 想 追 回 些 什 麼 ？ 是 否 ， 只 是 一 份 虛 無 縹 緲 的 感 覺 ？ 然 而 ， 這 於 我 已 是 足 夠 。

望 向 窗 外 ， 河 畔 的 景 致 在 眼 眸 深 處 流 動 。 縱 使 熟 悉 依 舊 ， 卻 無 法 篤 定 ， 日 後 在 夢 中 上 演 的 ， 不 會 是 失 了 焦 距 的 浮 光 掠 影 ， 零 落 得 片 片 段 段 ？

就 如 同 所 有 的 回 憶 一 般 ， 回 首 時 ， 已 惘 然 。

惘 然 於 它 們 總 這 般 悄 悄 地 來 ， 又 靜 靜 地 去 ； 就 這 麼 在 來 來 去 去 之 間 ， 你 ， 不 再 是 當 年 的 你 ； 而 我 ， 自 然 也 不 是 最 初 的 我 了 。

就 這 麼 在 來 來 去 去 之 間 ， 從 這 傍 海 小 鎮 至 繁 華 都 城 ， 心 情 的 起 落 變 幻 有 若 雲 泥 ； 最 初 的 歸 心 似 箭 、 如 今 的 留 連 不 捨 ， 之 間 ， 可 理 得 出 一 套 轉 化 的 公 式 ？

此 等 內 心 情 感 的 前 後 之 別 ， 當 事 過 境 遷 獨 自 細 思 秤 比 ， 我 無 法 不 深 感 訝 然 ； 只 見 最 初 的 縷 縷 思 緒 就 這 麼 地 相 纏 成 了 個 繭 ， 名 叫 「 過 往 」 ， 卻 再 也 抽 剝 不 出 一 絲 一 毫 完 整 的 最 初 了 。

踏 上 已 放 暑 假 的 校 園 ， 空 蕩 無 人 ； 隨 自 己 直 著 走 、 橫 著 跑 ， 再 也 不 必 張 望 左 右 ， 忐 忑 著 無 意 間 悄 遇 自 己 喜 歡 、 畏 忘 ， 於 己 有 恩 情 、 有 仇 結 的 人 兒 了 。 但 ， 在 這 般 看 似 自 在 的 舉 止 下 ， 掩 不 住 的 卻 是 一 份 深 心 的 落 寞 及 悵 然 … … 。

朋 友 都 當 已 去 到 該 去 的 下 一 站 停 靠 了 吧 ！

明 知 人 生 就 像 這 悠 悠 河 水 一 樣 ， 縱 然 用 雙 手 能 掬 起 一 捧 閃 爍 泛 光 ， 又 如 何 呢 ？ 終 究 阻 抵 不 了 它 無 盡 不 息 地 向 前 流 去 的 啊 ！ 執 著 什 麼 呢 ？

告 訴 自 己 ， 這 只 是 暫 時 因 離 別 而 生 的 愁 情 罷 了 ， 很 快 就 會 成 為 過 往 雲 煙 的 ； 很 快 ， 自 己 就 會 忘 卻 了 這 份 沉 重 的 眷 戀 的 ； 很 快 地 ， 就 像 忘 卻 了 從 前 種 種 年 少 情 懷 、 無 數 曾 暗 自 許 下 的 誓 願 一 般 ， 再 想 起 時 ， 除 了 雲 淡 風 輕 的 一 縷 輕 笑 之 外 ， 再 沒 別 的 了 。

再 沒 別 的 了 ， 是 不 ？

很 快 地 ， 不 必 多 久 ， 當 我 再 度 回 到 這 兒 ， 以 我 所 以 為 最 短 的 離 別 期 限 ； 即 使 擅 自 感 到 一 份 懷 念 依 舊 熱 切 ， 但 ， 行 走 在 年 少 曾 來 去 穿 梭 無 數 回 的 路 途 上 ， 我 會 發 現 自 己 的 神 情 行 動 早 已 與 這 兒 疏 遠 得 不 可 計 量 。 在 這 裡 ， 相 較 於 如 今 正 以 適 切 不 過 的 名 義 在 此 間 生 活 的 人 們 ， 確 確 實 實 ， 我 只 能 是 個 ， 它 們 之 中 的 陌 生 人 … … 。

或 許 ， 是 如 此 這 般 ， 我 們 才 得 以 輕 裝 便 捷 地 繼 續 往 下 一 站 昂 首 挺 胸 出 發 ， 而 不 致 於 為 過 去 的 重 擔 壓 負 得 喘 不 過 氣 來 ； 但 ， 也 正 是 如 此 這 般 ， 才 讓 我 們 在 紅 塵 擾 攘 紛 紛 之 間 ， 茫 茫 然 於 未 來 ， 汲 汲 於 現 在 ， 而 忘 卻 了 鋪 展 在 身 後 、 一 路 行 來 的 過 去 ， 曾 經 有 多 麼 地 真 、 如 許 地 善 ， 與 怎 般 地 美 ？

所 以 ， 很 快 ； 是 的 ， 我 知 曉 。

正 是 明 瞭 眼 前 的 一 切 是 如 何 不 可 捉 摸 與 挽 留 ， 分 分 秒 秒 即 異 於 前 一 刻 的 悲 歡 愛 恨 之 情 緒 變 遷 ； 所 以 ， 允 許 自 己 恣 意 地 放 縱 這 份 一 時 間 仍 無 法 拋 到 身 後 的 留 戀 之 情 ─ ─ 留 戀 年 少 、 留 戀 這 河 、 留 戀 這 方 小 鎮 、 留 戀 對 岸 長 眠 的 摯 友 、 留 戀 某 個 人 。

或 只 是 ， 留 戀 這 份 留 戀 。

我 在 這 坐 了 多 久 了 ？ 我 問 這 河 。

我 在 這 兒 坐 了 多 久 ， 眼 前 的 河 就 流 了 多 久 。 四 年 了 ， 這 河 依 舊 是 一 個 樣 ； 但 ， 它 完 全 不 是 四 年 前 我 初 初 見 著 的 那 一 條 河 ； 就 如 我 仍 是 我 ， 卻 再 也 不 是 先 前 那 個 茫 昧 懵 懂 的 我 了 。

我 不 介 意 再 這 麼 漫 無 目 的 地 坐 下 去 ， 在 這 河 畔 ； 也 不 介 意 再 容 自 己 眼 眶 溢 出 的 莫 名 不 捨 ， 殉 死 般 地 墜 入 這 河 裡 ， 去 到 海 天 交 接 的 不 知 名 遠 方 ； 我 不 介 意 。

因 我 明 白 ， 我 終 究 得 起 身 ， 也 終 究 會 止 住 了 淚 水 … … 。